

保姆

□周金花

当王珊和李东决定换房的时候，婆婆第二天就赶回北方的老家。仅剩的一处老宅，在寸土寸金的今天，或许还能卖个好价钱，以解儿子的燃眉之急。

前几年，手头紧巴巴的，小两口结婚时买了一套二手房。孩子出生以后，婆婆也过来了，两居室的拥挤立刻凸显出来。“该换套大房子了！”夫妻俩终于下了狠心。

婆婆走的第二天，王珊和李东便犯了难。婆婆在的时候，两人从来没有为这些琐事操过心，婆婆不仅把儿子照顾得好好的，还每天变着花样准备好可口的饭菜，夫妻俩一回家就到饭桌边……现在婆婆突然回去了，谁来带孩子就成了难题。

“你先请假带几天，我去找个保姆回来。”两人经过商量，李东最终说道。

几天过去了，保姆的事情还没有着落。从家政公司出来，李东一脸颓然。楼下的张阿姨看见了，热情地问道：“小李啊，你家找到合适的保姆了吗？”

“还没呢，您能给介绍个合适的人吗？”

“不瞒你说，有个老姐闲在家里，想出来找个事情做，她带过孩子，做过家务，有工作经验的，至于工资嘛，你看着给。”

“那太好了。您给介绍的阿姨，我放一百二十个心。”

第二天，张阿姨领来了一位50岁左右的女人，说是刘妈。刘妈装扮朴素，看起来温良忠厚。双方寒暄了几句，王珊交代了每天的工作，说主要是做做家务和照顾孩子。

“你放心吧，我一定帮你照顾好孩子。”刘妈满口应承了下来。

王珊上班之前千叮万嘱咐，吻了吻儿子的脸蛋，便去上班了。网络上盛传保姆的新闻让她心神不宁。譬如某某保姆偷吃了孩子的奶粉；还有某某保姆图清闲，给孩子的奶粉里掺上安眠药，让孩子从早睡到晚……一到下班时间，王珊迫不及待地赶回家，让保姆照顾孩子还是第一次，不知道儿子认不认生？不知道保姆尽不尽心？

刚进家门，她便听到儿子咯咯咯的笑声。地面一尘不染，家具洁净如新，刘妈逗得儿子哈哈大笑，这让王珊终于放了心，她甚至对自己的小肚鸡肠有些自责。

这天，王珊上班走得匆忙，临走前将一份重要的合同落在家里。回去取的时候，她发现家里静悄悄的，儿子睡着了，刘妈在擦拭窗户。“刘妈，您有空就歇歇吧，别太操劳了。”王珊关心地说道。“没啥。一把老骨头活动惯了。”刘妈头也没回，一边说着一边用衣袖拭了拭眼睛。

周末，王珊需要好好地补个觉。9点多了，王珊才从房间里一脸惶惶地走了出来，眼前的一幕把她吓坏了。只见刘妈无限深情地抚摸着餐厅的灶台，厨房的玻璃门，还有房间的壁灯，眼泪簌簌而下……她显得很专注，丝毫没有注意到躲在门后的王珊。王珊赶紧缩回房间，掩着门悄悄地观察着。王珊心下一惊：“这么鬼鬼祟祟的，一定有所企图，莫非是只白眼狼？”想到这里，她吓出一身冷汗，睡意全无，急忙用手机给李东发条短信，让他赶紧回来。

李东进门的声音把刘妈吓了一跳，急忙背过身去，抹了抹脸上的泪水。

“刘妈，您能告诉我们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吗？您的举动太奇怪了。”李东心平气和地问道。

刘妈起初不语，在王珊的反复追问下，刘妈终于道出了其中隐情。原来，刘妈是这套房子以前的主人。她的儿子和女友谈婚论嫁了，两人决定在上海买房，无奈之下，老两口卖掉了自己的房子，凑足了首付，和李东签协议的正是刘妈的老伴……

说到这里，王珊恍然大悟：难怪刘妈主动来她家当保姆，难怪刘妈将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，难怪刘妈看到以前的物品老泪纵横……原来，是触景生情。

“那你们现在住在哪里呢？”王珊忍不住问道。

“我和老伴租住在地下室，每次来到这里，看见一桌一椅，我都忍不住想起从前。”

这时候，王珊的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，什么滋味都有，她望了一眼默不作声的李东，知道此刻他的心里在想什么。

晚上，王珊给婆婆打了一个电话：“妈，我们暂时不换房子了，老家的房子别卖了，以后有条件再说吧。您老在家注意身体，不要太辛苦……”

最浪漫的事

□李忠元



和梅子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，听着梁咏华那首轻柔舒缓的歌曲：《最浪漫的事》，李默心里洋溢的幸福感，就惊涛骇浪似的涌动。

这首歌是李默和梅子的最爱，他总是被那优美的旋律带回自己美好的青春期。

那时，梅子是李默的高中同学，和他前后桌，但斜对着，因此隔了一段距离。但坐在教室的一角，李默渐渐地发现了一个令他怦然心动的秘密——他总能和梅子温情的目光相遇。虽然只是那么一瞬间，梅子娇媚的面容却仿佛着涩绽放的一枚花骨朵，李默的心顿时跌入了她心河的柔波里了，沉迷而陶醉。

这样时间一长，李默不再单纯贪恋梅子温柔的秋波，竟蠢蠢欲动起来。

一天，李默终于按捺不住，在梅子回家的路上堵住了放学回家的梅子，红着脸，颤抖着双手把一封情意绵绵的情书交给了梅子。

李默怀着一颗忐忑的心，度过了一个个不眠之夜，他不知道梅子见了那封信会怎么想，会不会一口回绝自己！

李默忍受着心里的折磨，痛苦异常。

让李默没想到的是：梅子的父亲竟然来了。

李默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，“准岳父”都找上来了，看来这事儿是非成不可了。

没想到梅父一脸严肃，坐在桌子对面，开了腔，感谢你喜欢我的女儿，不过我要郑重地告诉你一件事，我家梅子眼睛患有一种斜眼病，她坐在那里，一般斜后边的人都以为在回眸看他，其实并不是这样的。

李默顿时瞠目结舌，大脑一片空白……

这次谈话之后，李默掩藏起自己的情感，一心扑在学习上，果然学习成绩如芝麻开花——节节高。

梅子也总是躲避着李默，她坐在李默的斜前方，总是把自己拳头握住，并支在太阳穴上，刻意挡住自己的视线。

转眼李默和梅子都参加了高考，梅子考上了边城大学中文系，李默却不声不响地去了同城的医学院，两人竟然咫尺天涯，始终未见一面。

时间如白驹过隙，四年后大学毕业，梅子给学生上课时接到了一纸通知，让她到边城医院检查视力。

医院的例行检查吧！梅子心里默念了一下，没有多想，趁周六休息就过去了。

可刚走进预约的眼科，她就惊呆了。李默穿着白大褂，显得脸上更加白净，风度儒雅地坐在办公桌后。

梅子顿时明白了，我说怎么一直爱好文学的李默却报考了医学院呢？原来他去学了眼科啊！

你的眼病？李默牵起梅子纤纤玉手，还是禁不住关切地追问。

梅子缩回双手，捂住脸哈哈大笑起来，笑完了却是满眼的泪花。

那是我爸设计骗你的！梅子笑着说，我爸无意看了你写给我的情书之后，说我们那时的年纪小，考虑爱情为时尚早，为了保护你的尊严，爸爸决定找你面谈，想一盆凉水浇熄你的爱情之火。

这次见面之后，李默和梅子就又有了交往……

后来，他们结了婚，两人相亲相爱，一直到霜染白发。于是，那段高中岁月就成了最浪漫的往事。

微型虚构

投稿邮箱：jiz@cnnb.com.cn

插图：严勇杰



有人说德国人严谨、守时，这点我倒是深有体会。我的医生非常有时间观念，而且极具服务精神。他可以为了患者的病情改动自己的度假计划。那次冰岛火山爆发，我的医生当时正在西班牙度假，本来说好星期一打针，但飞机飞不回来，他就自己租车从西班牙开回慕尼黑来帮我打针。我非常感动，但在他那边，却觉得很很正常，是自己分内的工作。

艾瑞克给我开的针剂确实很有用。我膝盖的问题相当于软骨磨损，磨损严重就会有积液。人的软骨组织一般是平的，但我的膝关节总是在摩擦，软骨就会多出来。最严重的时候，我连厕所都上不了，睡觉时必须要放一个枕头垫在下面，腿完全伸不直。做手术的目的就是把软骨给削平了，但软骨是可以重复生长的，做完手术，它还会继续长。医生告诉我，只要我还在继续运动，膝盖就不可能完全好。

做第三次手术前，我问医生有没有根治的方法，他说想要根治只有两种办法：要么把骨头上面的软骨全部磨光，然后花8个月的时间让它长出来；要么干脆换一种人工软

骨，但人工软骨只适合一般人，运动员如果做了替换手术，运动生涯也就随之结束了，目前没有一个运动员可以在做完替换手术后重新回到球场上。

这两个办法我都不敢尝试——替换手术我肯定不能做，8个月的时间我又等不起，最后就还是按照前两次的方法做了第三次手术，不过，这是后话了。

网球比赛大多是在欧洲举办的，因此我一年中有小半年都在慕尼黑住，缩近与医生和教练的距离可以方便我训练、调整状态，更省了从国内到欧洲来回签证的麻烦。我的医生艾瑞克、体能教练哈纳斯都在这里。

自从拥有了自己的团队后，慕尼黑更是我经常来的城市，可以随时检查自己的身体状况，也可以保持体能训练。自从第一次手术后基本上5天膝盖就要打一次针，相当于给汽车加机油，这么多年过来了，从刚开始害怕针管到现在可以边打针边聊天真算是突飞猛进啊，有时候想，我不是一个靠针管来维持运动生命的人呢？（当然是干净的，违禁药品绝对不会碰，更不会做对不起自己的事。）体能训练对我来说非常重要，想要保持对抗能力必须要有强壮的体能做保障。体能训练一般都会很枯燥，特别是刚做完手术康复的时候每天重复着同样的计划，有时候会怀疑自己的坚持到底是为了什么，完全就是自己跟自己较劲，也可以说是跟自己过不去，可是当你看到萎缩的肌肉逐渐变强大，自己的竞技状态越来越好的时候，你必须要感谢那些冰冷的器械、死板的计划带给你的成效，那个时候你就会

觉得原来自己的坚持是这么的重要。他们是我的固定团队，更像是朋友，我们会一起聚会，一起去享受圣诞集市（Christmas Market）的节日气氛。

不管我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比赛，我知道他们都会默默地支持我，不管我的成绩好坏，当我回到慕尼黑时他们都会用最温暖的拥抱迎接我，这样就足够了，更感谢他们在我30岁生日这天陪我一起度过！

我的团队其实不大，就这么三四个人。整个班底基本固定在慕尼黑，比赛时只有姜山和治疗师跟着我。我们团队没有新闻发言人，打比赛的时候有赛会医生照顾球员，我也不必把医生带到比赛场去。

虽然团队人不多，但一年下来，各种支出加在一起也得有700万到1000万。其中包括支付给教练的薪水，教练随行的机票和酒店的开支，成绩好的时候，教练还可以从奖金中拿提成，慕尼黑的体能教练的薪水也算在这里面，体能教练帮我进行冬训的费用是按照课时结算的，这也是一笔支出。

这些支出全部要靠我打球的奖金和品牌的赞助来支付。法网期间，我的团队每天要花费人民币10000元以上。

有时我跟国家队的孩子们聊天，不由得感慨说“你们太舒服了”，其实对年轻队员来说，在国家队挺好的。虽然只能拿奖金的35%，但是不需要投入资金。网球这个项目投入还是很大的，年轻的球员很难负担得起。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桂忠玉